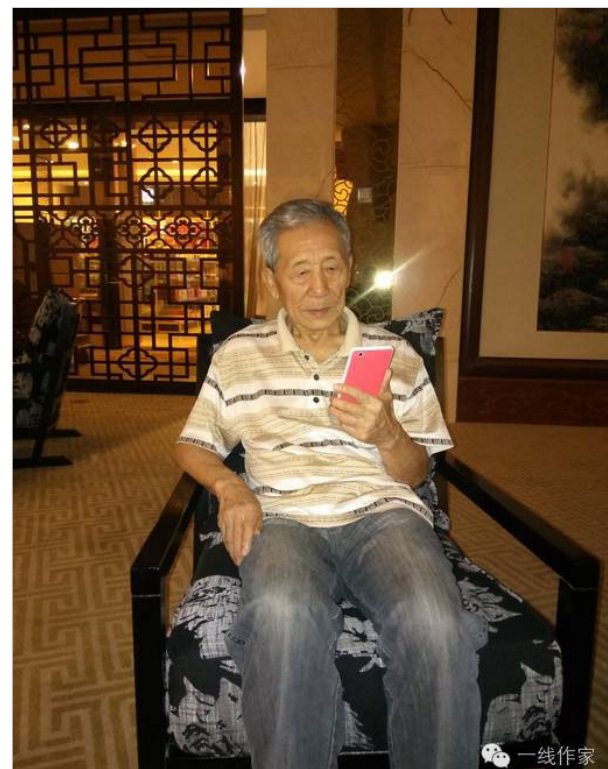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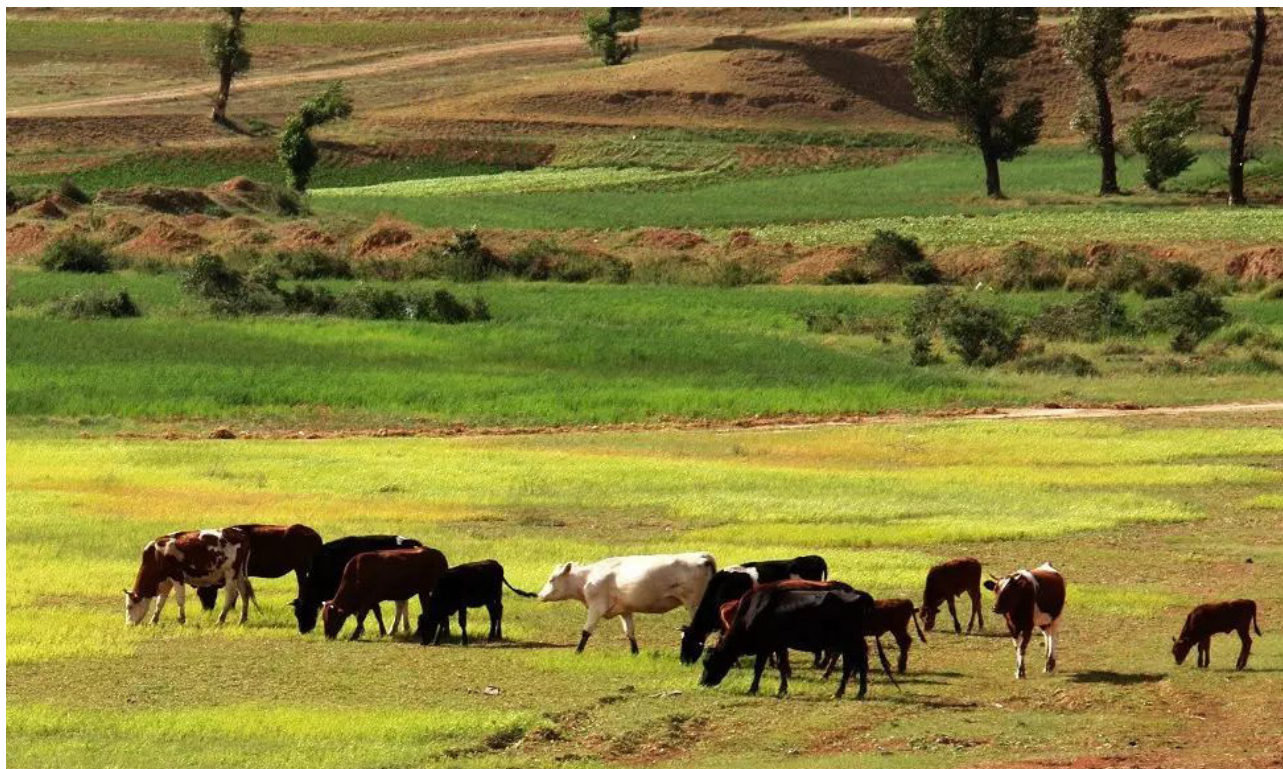


放牛

作者：谢仲清



“牛儿还在山坡吃草，放牛的人儿哪里去了……”，这略带忧伤的曲调，总是让人想起曾经的放牧生涯，以及我和那些精灵之间发生的恩怨故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下放到辽西农村。因为不会干农活，生产队长分配我放牛，给队里当牛倌去。队里养了十二头黄牛，圈在村头用土垛起来的牛圈里。村前一望之地是一道蜿蜒的河堤，堤那边就是驰名的绕阳河；那河平时涓涓细流，宛如一把淙淙有声的古琴，可一到雨季，立马就变了脸，它奔腾咆哮、毁田吞屋，传说是一条泥鳅精作怪，自从修建河堤之后，算消停多了。过了那河，就是广袤的、望不到边际的国营林场。那里，夏秋两季生长着丰美的牧草，到冬天，遍地的枯草和落叶，又有沙丘阻挡西北的寒风，真是得天独厚的一座伊甸园啊！

我是新牛倌，试着放了两天，感觉那些牛很难摆弄。你让它往东，它偏往西；你让它往前走，它非停下来不可；经过农田的时候，它们还钻进去捋庄稼吃。尤其是那个领头牛，身披黄袍，腰上飞几块白云，外号叫花腰子的，更是一副“看你能把我咋

样”的神情。村里几个放过牛的年轻嘎子给我出馊主意，他们说：“牛眼看人低，你是新手，它们不会服你的。你得把头牛镇住，你来称王，牛群才能听你的。”按照他们的第一个意见，我找了一根大棒，第二天出工前，一大早，在牛圈里把花腰子一顿暴打，使劲打牛腿、敲牛屁股，疼得它直往牛群里钻，我还不肯罢休。二是学会使用甩手棍，所谓甩手棍，就是双手各握一根类似赶面仗那样的大木棒，在赶牛前行时，瞄准头牛，发现它脚步放慢歪脖往地里看，立即把大棒抛出去，一根不行再抛第二根，要准确击中牛的犄角。它就不敢觊觎庄稼了。为了提高甩手棍的命中率，我埋头苦练，后来果然做到百发百中。

从牛圈到河南林场，中间要经过好几块农田，农田里种着玉米和棉花。尤其是玉米冒红缨、棉花结绿桃的时候，那是牛的美餐，对牛的诱惑最大，况且田间的道路并不是很宽，放牛经过时，一定得把牛管住，防止它们进地。办法有两个：一是赶着牛朝前疯跑，不让它们停顿；二是大声吆呼，让甩手棍轮番飞舞，让牛知道害怕。

作者简介：谢仲清，网名小河湾湾，从事广播电视工作多年，新闻作品不少。退休后，写了一些纪实散文和旧体诗，出版散文集《雨落长街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）。

在武力威慑下，这群牛果然规矩了许多，一春一夏，早出晚归，看上去很驯顺。但是，我的第一感官告诉我，这只是表面现象，牛是有记性的，是懂得好歹的，特别是头牛，它总斜眼看我，没有忘记我对它的虐待，不时流露出一种对立的、不友好、不信任的神情。在花腰子带领下，它们终于找到了机会，对我进行了接连的报复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，放牧回来后，花腰子不像往常那样带头进圈，它瞪眼看着我，“哞”的一声长鸣，带领牛群窜进村里，有的啃吃篱笆上的秫叶，有的用犄角去豁弄柴草垛。十多头牛，赶这个顾不上那个，出了这家跑到那家，把我弄得丢盔卸甲、疲于奔命。乡亲们吃完晚饭都在院中纳凉，好几个姑娘媳妇在远处掩着咀笑，简直让我丢尽了面子。后来还是几位热心人出来帮忙，这才把牛赶进圈里。

（下接第B1版→）